

志寄竹风里 情凝诗卷中

《川子诗稿》序

王虎

翻开舒启华的《川子诗稿》，就感觉到一阵阵墨香袭来。仔细一品，又忽然发现不仅仅是墨韵，似乎还在飘逸出一股股淡淡的丁香花暗香，并掺杂着一缕缕来自永康祥川特有的竹子清香。

读罢，我顿悟世言无妄，确是文如其人，诗如其人。

遥想当年，风华正茂的舒启华从幽深狭长的祥川峡谷走来，带着嫩竹的青涩与潜在的刚勇，带着丁香花渴望和平的理想，直奔烽火弥漫的南疆而去。

历经国之南陲那场卫国战争的血与火锤炼之后，他的身上更是洋溢着一种贞竹般的坚韧，以及丁香花般柔情。

脱下戎装的他，又回到了充满生机活力的故乡，先后在县府办公室、文化局、文联、人大常委会任职。无论是在田间、在工厂，还是在文坛，他都带着竹子的风骨与丁香花的深情，像一头垦荒牛，勤奋耕耘家乡沃土，续写着人生新的诗章。

舒启华有个习惯，每当工作之余，总是埋首于书堆，笔耕于墨壘，时不时有浓郁乡土味、烟火味的散文、小说见之于众多报刊。

他退休后，经中共永康市委安排，旋即转场永康市新四军研究会、革命老区发展促进会，继续发挥余热，担任了副会长兼秘书长及会刊《永康春秋》主编。出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，年近古稀的他迷上了古体诗词的学习与写作，不论寒暑阴晴，依然笔耕不辍。

正因为其经历如斯。从《川子诗稿》中，我看到了一个老战士对党的忠诚，对国家的担当，对人民的热爱；一个老文化人所具有的劲节、虚心、贞竹精神，一个传统文化传承者研读国学的谦逊、勤奋、丁香花特质。

读罢诗稿，我记起了史上诸多诗论，也在寻找着舒启华创作心路与先贤之论的洽合点。

何为诗？汉代郑玄在《毛诗大序》说：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。情发于声，声成文，谓之诗。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

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

近代马一浮先生指出，诗的社会功能，要旨为两点：一、诗，反映政教得失，关乎整个国家的安危，明乎此，方可谓为诗；二、由于诗关乎政教风化，必然重视诗教。

因此，诗须言志、凝情、寓理。诗贵言志，舒启华在努力地实践着。在他的《川子诗稿》里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：一个老党员、老军人的初心与使命，贞竹般的凌云之志跃然诗中。

作为文化人，他发出了如椽巨笔谁堪握？竟写江天沧海来的呐喊；

在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镇，舒启华留下了红军遗志化春色，装点黄河春与秋的诗行；

他看到伟大祖国沧桑巨变，不禁感慨万千，试问：民富国强谁敢辱？东方狮吼志凌云，立志誓师固筑关山堡，狂扫犯华小蠹贼。

行走在山水之间，他以祖国山河多壮美，世人何以续春秋的诗句寄托着他的精神志向。

夜读时的，忽觉霜头白，深知追烛忙，今古多求索，挥毫疾著章，写出了伏枥之骥，追逐夕照之美的千里之志。

志远大兮，诗魂也！诗重凝情，舒启华的诗最具特色就是情！

在他笔下，情，渗透了祥川旧居的那片土地，催生了孝义之花，情，洋溢在老两口久别乍逢的一惊一喜之间，演绎着举案齐眉的故事。

舒启华的诗，没有把情局限于孝母爱妻、儿女情长，更多是对民生的关切。天旱酷热，他想的是天公若是怜民苦，速降甘霖消旱荒。秋风萧萧，他唱出了《秋日打工者歌》，早春偶见暖阳，他期盼着老汉耕田孙播种，夏秋收获满粮仓。

情深厚兮，诗心也！诗须寓理。黄山谷有云：诗当以理为主，理得而辞顺，文章自然出类拔萃。诗教，正风教化的社会功能，也决定了诗必须寓理。诗理有两解：一是诗要合理，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及人们之共识；二是诗要蕴理而可

传道教化。

舒启华咏红旗渠的，凿壁十年三千里，引漳一济万顷诗，在叙说世界第九奇迹创造史的同时，向人们传播着艰苦奋斗，人定胜天之理。

他的《满庭芳·炉村野炊寄情》中，情寄山河与共，时空淡，名薄心中，既是自我心声的真实写照，更像是淡泊明志、谦以处世的丁香花语。理之精粹兮，诗功也！

舒启华热衷于古体诗词的本色写作，故其诗颇有着岭上翠竹、涧旁丁香的韵味。

首先，朴实白描，功运细腻。他在江西上饶参加中国民俗与旅游发展研讨会期间，看到婺源茶道姑娘表演，遂吟《茶道姑娘》：

辨绾花巾风点头，衣衫更染靛蓝幽。

指弹盖碗茗香漫，眸转秋波意味流。

一盏碧螺春欲笑，三斟龙井韵胎柔。

更闻琴说广陵散，细品悲欢几倚楼。

从茶道姑娘的头饰、衣衫说起，转入纤手、眉目，再细写了茶香与琴声，最后以回味悲欢作结。白描手法运用到位，细腻而呈画面感，直叙明以传情。

其次，随处见美，随拾而写，与丁香花随意点缀颇有相似之处。他可以旅途采风、野炊拾趣、田间剪影，也可以与水、月、柳、梅问答，甚至立夏时老两口竖蛋游戏，皆可成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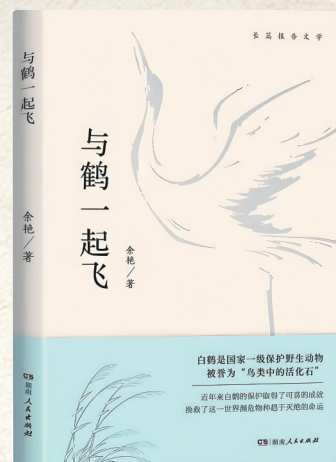
再次，勤于联想，惯于与古人对话，就像竹鞭连绵，纵横贯之。舒启华的《雨夹雪》：

我自重霄出，君生瑶阙宫。相逢牵手笑，互倚恋情融。两体清而洁，一身质本同，悄然潜入土，静化寰宇中。

品罢，我突然想起了《红楼梦》中葬花词的，质本洁来还洁去。虽然所用风物不同，却灵犀相通。当然，每个人的心态各异，势必会造成诗意不同。葬花词意在无言的结局的凄美，而舒启华的《雨夹雪》却是给人一种彰显着，把根留住，的洒脱。

诗稿固然会有些许瑕疵，但瑕不掩瑜，《川子诗稿》犹是一本值得一读的诗集。

好书推荐



《与鹤一起飞》

本书以白鹤的迁徙轨迹为线索，挖掘了众多人与鹤深情相依的动人故事。为了呈现最真实、最全面的白鹤世界，作者余艳历时6年追寻，跨越1万多公里，采访近百位环保工作者、护鹤志愿者，进行大量实地考察。从西伯利亚地区到我国的莫莫格、松辽平原、黄河三角洲、洞庭湖、鄱阳湖，她深入白鹤的繁殖地、迁徙停歇地和越冬地，与护鹤人、科研人员交流沟通，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，记录下白鹤在不同地域的生存状态。

这部作品兼具文学质感与生态情怀，用文学的温度承载生态的重量，既记录了白鹤的勇敢与坚韧，也镌刻下护鹤人的坚守与担当，更彰显了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大国作为。



《去老万玉家》

这是张炜创作的长篇小说，以青年舒莞屏深入万玉大营之旅为发展线索，以现实主义的细致和深邃描绘出丰富的历史图景，呈现19世纪末青年在时代旋涡中的生命历险：他从热血沸腾的轻信，到深陷险境后的觉醒，选择义无反顾地冲破罗网。这是他历经生死走出迷途的成人礼。

作者在贴近历史的基础上，在环环相扣的情节发展中塑造人物，以雅致和诗性的语言描绘出时代嬗变中的青年成长史，半岛海图志，以大胆的人物设计、塑造当代文学史上独特的人物形象，运用丰富的文学经验突破固有小说类型边界。

本书也充分体现了张炜的创作追求。书中详尽描写了隆冬捕蜚的场景，给人以撼人心魄的精神力量。与此同时，红枣甜粥等民间吃食，为阅读增添诸多生趣，提供了多元解读空间，也从侧面映照出作者的博闻多识和深厚的人文积淀。

融媒记者 王伟建 整理

美浮灯

口朱佐涛

美浮灯是煤油灯的一种，上面是个形如张嘴蛤蟆的灯头，灯头四周有多个爪子，旁边有一个可控制棉绳上升或下降的小齿轮旋钮，可把灯芯调进调出，以控制灯的亮度。灯座上配有一只玻璃防风罩，它比普通煤油灯先进得多。在我们那个时代，它算得上是一种豪华型的贵重照明灯，只有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才有，而一般家庭都只能使用普通的煤油灯照明。

煤油灯是电灯普及之前的主要照明工具，以煤油为燃料，多为玻璃质材。此灯的外形像一只细腰大肚的葫芦，照明效果比较昏暗，在这种旧式煤油灯已几近绝迹。在暗夜

里，虽然这种煤油灯的光线较微弱，却也是光。计划经济时期，煤油要按票定量购买，必须节省使用，只有孩子写作业时才能把灯光调亮些。

读小学时，我家的条件较差，连几元钱一个学期的学费也交不起。在暑假里，我与最要好的同学一起，靠四处捡废品卖给收购站攒钱。有一天，我把美浮灯带回家时，母亲惊呆了。当母亲听我解释了钱的来历后，当即受到了她的高度赞扬，还把这些东西传给邻居们看。在此后的日子里，每逢有亲朋好友来我家玩时，我母亲就会向他们夸赞起我来，说我已经懂得置办家当了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大家的条件都不太好，一般家庭都没有计时工具，更别说是家电了。就像我们所居住的四合院里，总共有十多户人家，其中只有两户有时辰钟，我们上学怕迟到时，都是到他们家门口边，从窗户往里看钟的。那时，我家不但没有钟，就连一把竹壳热水瓶也早已东倒西歪破旧不堪了。照明用的是一盏昏暗光线的煤油灯，为了节省用油，还不能把灯调得太亮。

在家电普及的今天，我们大多数家庭都已经没有保存煤油灯了，偶尔遇到停电时，就只能点燃蜡烛照明，那也是一番别有风味的照明。